



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



# 沉重 的 陪读

CHENZHONG  
DE  
PEIDU

党宪宗 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沉重的陪读

CHENZHONG DE PEIDU

党宪宗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沉重的陪读 / 党宪宗著. —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5. 8  
ISBN 978-7-5513-0828-1

I. ①沉… II. ①党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5257 号

## 沉重的陪读

作 者 党宪宗  
责任编辑 史 婷  
整体设计 胡瑞锋 上官鹏  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  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  
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 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 
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字 数 210 千字  
印 张 9.5  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828-1  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

## 目 录

### 001/ 一个母亲和傻儿子陪读生活中的血和泪

一个命比黄连还要苦的农村妇女，先后死了两个丈夫。小女儿不到两岁患脑膜炎夭折。大女婿在煤矿上挖煤，在一次瓦斯爆炸中丧了命，不到一年大女儿又死于车祸。二女儿在县城陪孩子读书，因为穷，跟着外地人跑了。她和一个傻儿子租住在县城靠捡垃圾陪着一个外孙女、一个外孙子读书。傻舅舅人虽然傻，血管里却流淌着人性亲情之大爱，为了接送两个外甥，滑倒在雪地上，迎面开来一辆面包车……

### 035/ 一个特殊的陪读者

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，有一个特殊的陪读者。一所小学里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还是一个弱智儿童。走进学校，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，每天早晨师生二人照常举行升旗仪式，两颗心是那样的虔诚……发生在师生二人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个个小而平凡的故事，诠释着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称号的定义，诠释着山里孩子的勤劳、朴实、善良，同时也反映出山里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对城市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

## 054/ 腊梅坚定地说：孩子就是我的希望

村上的学校撤了，只得陪孩子到乡上读书。乡上的学校撤了，又得陪孩子进县城读书。夫妻两个为了孩子读书，打过杂工、卖过杂粮饼、卖过肉夹馍，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，一次不幸接着一次不幸……再大的困难妻子也没有退缩，她有一个坚强的信念：孩子就是希望。丈夫却临阵脱逃，领着别人的女人跑了。

## 081/ 婆婆总是说：陪孩子读书是天大的事

婆婆和媳妇都是二十多岁守的寡，两人相依为命，含辛茹苦抓养了张家第三代人——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儿女们长大各自成家，在外地工作，儿女为了有人照管自己的孩子读书，发生了一场又一场“争夺母亲战”。八十多岁的婆婆为了解脱媳妇的困境，在一个寒冷的黄昏，跳进巷前桥头下的水渠里……

## 113/ 张英霞说：不能怪女儿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！

张英霞，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大学生，为了钱和比自己大三十二岁的房地产商唐老板上床了，并怀了孕。唐老板在妻子和情人的相逼之下，一命呜呼！张英霞横下一条心，生下了孩子。一个未婚先孕的母亲，忍辱负重十五六年，陪着自己的私生女读书。社会上的风言风语、生活中的尴尬、心灵上的折磨，使这个曾经迷途的知识女性不断地反思，不断地自责。为了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女儿读书，她毅然当了清洁工，拿起扫帚，清除大街上的垃圾和污垢。

## 142/ 马家树不断地问我：这是谁之过？

一座小县城，半个月前后发生了两起因煤气中毒死亡的事件，一起是爷爷和孙子，一起是奶奶和邻居大嫂，他们的死都是从农村到城里陪孩子读书惹的祸。人们不断地质问，为什么一座座希望小学拔地而起，不到几年功夫，希望小学几乎全都变成了“失望小学”。这是谁之过？

## 168/ 他们深深懂得：官做得再大，儿女不成器，是人生最大的失败。

妈妈请长假陪儿子到省城读书，当局长的爸爸几乎是每周一次坐专车到省城看望儿子。夫妻俩为了儿子将来成大器、干大事，不惜血本给儿子择名校、请名师，想尽各种办法开发儿子的智力。儿子终于“考”上了一本，进了重点大学，谁知东窗事发……

## 191/ 一个山村农妇陪四个娃娃读书的血和泪

婆婆嫌她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娃娃，骂她是母猪肚子怀不上仔猪。第二胎又生了一个女娃娃，婆婆愤怒了，把她和娃娃赶出家门。第三胎偏偏又生了一个女娃娃，她甚至想到过自杀。第四胎送子娘娘终于给她送来了一个男娃娃。从此她和丈夫背上供养四个娃娃的重负，艰难地向前爬行着。为了改变四个娃娃的命运，他们从山沟来到乡上，从乡上走进小县城，陪着四个娃娃读书。谁知老天爷在一次车祸中要去了丈夫的命。她吃的苦、受的罪，像家乡的凉水河一样，说也说不完，流也流不尽……

## 221/ 三个母亲因陪读而离婚的故事

学校撤了，丈夫出远门打工去了，留守在家的妻子，放下家里的老人，扔掉地里的庄稼活，肩负起“儿女读书是天大的事”的重担，走进城镇陪孩子读书。为了儿女走出农村，为了儿女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他们忍辱负重，任劳任怨，“鸡鸣出市去，犬吠夜归人”，谱写出一曲又一曲“沉重的母爱”之歌……

乡村和城市环境的变化，乡里人和城里人生活方式的转换，有些陪读母亲经不住“穷”的困扰，耐不住寂寞，在城市化的道路上，疯狂地脱掉“土装”，换上“羊皮”。沉迷于跳舞、打牌、上网聊天，甚至以出卖肉体换取金钱，最终导致家庭破裂……

不管这些母亲堕落到何等地步，心里也仍然牵挂着“儿女上学的大事”，赎罪的唯一方式就是用金钱替代母爱。

## 258/ 三个留守老人陪孙子读书的心酸故事

前些年，农村青壮年都出远门打工了，留守在家里的老人，既要种地看门，还要照管孙子上学，好在村村都有学校。如今不同了，村上的学校先后都撤了。天大的事也没有孩子上学的事大，留守老人只得锁上家门，离开本乡本土，到城镇陪孙子读书。人常说，隔辈的人不好管。加之经济的拮据、生活的差异、世态的炎凉，引发出一个又一个心酸的陪读故事……

## 294/ 后记

## 一个母亲和傻儿子陪读生活中的血和泪

一个命比黄连还要苦在农村妇女，先后死了两个丈夫。小女儿不到两岁患脑膜炎夭折。大女婿在煤矿上挖煤，在一次瓦斯爆炸中丧了命，不到一年大女儿又死于车祸。二女儿在县城陪孩子读书，因为穷，跟着外地人跑了。她和一个傻儿子租住在县城靠捡垃圾陪着一个外孙女、一个外孙子读书。傻舅舅人虽然傻，血管里却流淌着人性亲情之大爱，为了接送两个外甥，滑倒在雪地上，迎面开来一辆面包车……

杨冬花今年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，尽管满头白发覆盖着一个干红枣脸蛋，说起话来像个男人，一字一板，走路腰板挺得直直的，步子迈得不大却很沉稳，陷下去的双眼被一层雾障罩着，浑黄的眼球总是直直平视着前方，神态却有一种不甘屈服、甚至一种拼命和挑战的样子。和杨冬花熟悉的人不管怎样评说杨冬花，杨冬花总是淡淡的一句话：我是让苦难泡出来的。

我通过房主老乔联系上杨冬花，想和她拉拉家常，她总是说自己忙，顾不上。一天中午，天下着大雨，老乔给



我打来电话说：杨冬花今天在家，我已经给她说好了，你赶快来。我顺手拿了一把伞，来到杨冬花租住的地方。她在家里揉面，准备给孩子蒸馍。看见我走进房子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一边搓着手上的面一边说：外边雨下得这么大，你不在家里喝茶看电视，跑到我这烂屋子有什么好问的？一句话气得我张着嘴，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。杨冬花没有理会我的尴尬，两只手在小案板上机械地揉面、机械地揪馍，身不动，头不摇，脚不移步。我在背后看着杨冬花熟练麻利的动作，心里想这哪像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妇。人们常说，苦难能磨炼出一个人的坚强性格，尤其是农村的老人，活到老，干到老，七十八十不卸套；风里来，雨里去，身体越干越是好。不到五六分钟，杨冬花把揉好的十几个馍放在两个芦苇做的笊子上，取下蜂窝煤炉子上的小铁锅，换了一块煤，把小铁锅又放到炉子上，转过身点燃电磁灶准备煮稀饭，似乎没有和我说话的意思。我耐心再等了一会儿，杨冬花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照样做她的活。想了想，我只能找了一句无聊的话说：你做饭的灶具很齐全，土洋一起用。杨冬花头也不抬扔给我一句话：就是这种洋玩意儿把那不要脸的东西“洋”跑了。杨冬花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我骂蒙了，我来之前房主给我说过她二女儿的情况，我知道杨冬花是骂二女儿桂香，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。她骂过后又沉默不说话了，做她的活。经过一会儿沉默的对抗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我是来采访的，不是坐冷板凳的。无奈，我只得放下架子，试探着问：你陪着几个孙子上学？这句话分明我是故意找话问的，杨冬花劈头盖脸没好气地说：什么孙子不孙子，两个都是外孙子，我前辈子不知造了什么孽！我好不容易接住话茬，顺便说了一句：外孙子内孙子都一样啊。杨冬花瞪了我一眼说：



什么一样不一样，外孙子是条狗，吃了顺门走。我高兴了，说话的机会到了，故意顶了她一句：你在家里不享清福，跑到县城管外孙子，受这洋罪。享福？杨冬花顺手抹了一下眼睛说：享豆腐也没钱买，一辈子命苦，从头苦到脚后跟了。杨冬花说话的语调有些哽咽。我后悔自己刚才说的话，一时手足无措。谁知就是这一句话引起杨冬花没完没了的诉说……

杨冬花的娘家住在百合镇下沟河村，十八岁嫁到塬上后沟寨。丈夫大她五岁，两口子白天下地劳动，晚上睡在炕上相亲相爱，不到六年生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，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因孩子多生过气、拌过嘴。那个年代孩子再多也不担忧长不大，更不考虑孩子将来上学考大学的事。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娃娃热炕头，有吃有穿就是天堂了。谁知老天爷不睁眼，黄连锅里下砒霜，也可能三十六岁是人生一个大门槛，杨冬花的丈夫那年刚好三十六岁，下沟挖柴摔死了。

三十一岁的杨冬花带着三个一个比一个高半头的儿女怎样生活啊！不用说，人们也能知道那种艰难劲了。谁知祸不单行，丈夫死后的第三年，儿子继成暑假下沟挖药，一脚踩到空里，从五六丈高的悬崖上滚下去了。这天也是该出事，杨冬花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，早晨起来，眼皮跳个不停，心里总是慌慌的，不是切菜忘了淘菜，就是擀面忘了用面醪，恍恍惚惚地把饭做熟了。往常十一点左右儿子就回来了，今天已经十二点了还是等不见儿子回来。杨冬花家住在巷道西头第二家，这个巷里只住着十几户人家。杨冬花不知道往巷头跑了多少次，还是等不见儿子回家。杨冬花站在沟沿上，竭尽嗓门喊着成娃——成娃——徐家沟的荒崖沟岔先后响起了回音，就是没有儿子的声音。

等到下午四点多，还是不见人，杨冬花急了，慌忙跑下沟找儿子。直找到六点多，终于在一个老酸枣树杈上发现儿子，离地面足足有一丈多高，杨冬花再喊儿子也不答应。杨冬花想尽办法，鼓足了吃奶劲也够不着儿子。没办法，她慌慌张张跑到村里，叫来邻舍四五个男人，扛着木梯子，来到现场。大家七手八脚把人放下来，一摸还有气，邻居们开来一辆农用车，拉着杨冬花和儿子去了乡上医院。医生看了看说：我们没办法，赶紧送县医院。到了县医院，因为没钱，医院不让住院，多亏杨冬花娘家的堂兄在医院透视室工作，担保着先入了院。杨冬花的两个女儿都在县城东门外百家店做童工，晚上下班，先后来到医院。杨冬花坐在病床沿上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看着昏迷不醒的儿子，又看着两个脏兮兮的女儿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。两个女儿看妈妈哭了，趴在妈妈的两个肩膀上也哭了。大女儿说：妈妈，你不要哭，我和妹妹好好挣钱，给弟弟看病。二女儿从衣兜里掏出十五元钱递给妈妈说：妈妈，这是我上个月的工资，全给你，你不要难过，抓紧给弟弟看病，有我们呢。杨冬花看着两个还未成年的女儿，哭得更伤心，母女三人抱着哭成一团，邻床的病人也都陪着流泪。这时护士走进来，训斥说：又没死人，哭啥哩！杨冬花一边啜泣着，一边给两个女儿擦眼泪，心里说：女儿呀，妈妈对不起你们，没有供你们上学，小小年纪在外打工受累，都是妈妈的不是，妈妈这辈子造的孽，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偿还你们。

杨冬花在医院守候了一个多月，大家七凑八凑，好不容易把儿子继成的命救过来。人虽然说出了院，可大脑却留下了后遗症，看人时眼睛总是直勾勾的，话比以前说得少了。看到过去天真可爱、勤劳朴实的孩子变成了傻子，



杨冬花不知道一个人在家里哭过多少次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送儿子到了学校，老师看到继成傻乎乎的样子，不想要。杨冬花求爷爷告奶奶不知说了多少好话，老师只好留下。儿子在学校待了没有半个月，有一天下午，杨冬花从地里掰玉米棒回来，看见老师领着儿子站在门口。杨冬花疑惑地问：是不是我娃在班里淘气了？老师说：娃很乖，就是太乖了，上课一直坐着，什么话都不说，说啥也听不进去，也不做作业，下课后也不和同学们玩耍。看来娃的病没有好彻底，还是在家里养一段时间再说。说完转身走了。杨冬花也没说什么，拉着儿子进到屋里，抱着儿子默默地流泪。心想：这大概就是杨冬花的命吧。从此，杨冬花到地里也好，到集上买东西也好，走亲戚也好，都领着她的傻儿子。日子久了，儿子跟着母亲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农活，说的话也比过去多了。人说母爱能感动天、感动地，能感动鬼，能感动神，能感动自然界中的万物。杨冬花对傻儿子的爱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

如今社会，没有钱毕竟是寸步难行。更何况杨冬花一个单身女人，带着两个女儿，还有一个不开窍的儿子，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下去，经人说合，嫁给邻村前沟堡一个三十六岁的光棍汉。这个光棍汉姓同，因家穷，都已经三十六岁了，还没结过婚。虽说是二婚，也得举行个简单婚礼，当地风俗，寡妇进门不能等到天明。杨冬花想了几天，给说事的人说，她的命犯在三十六岁这个字上，现在两个人过到一起可以，过了三十六再补办婚礼吧。第二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草草补办了婚礼。结婚后男的出外打工，杨冬花在家种地，管着不开窍的儿子，日子虽然不宽松，但也能过。过了一年，杨冬花又生了一个女孩，孩子长得很是招人喜爱，全家人有空就逗着玩。谁知小孩子长到两

岁时，得了脑膜炎夭折了，杨冬花和男人哭得死去活来。男人三十七八才得了一个孩子，怎能不心疼？倒在床上病了半年，家里的事、地里的活全落在杨冬花一个人的肩上。再苦的日子总要熬过去，好不容易熬过了四五年，杨冬花的大女儿桂秋出嫁了。一个月后，杨冬花用大女儿的彩礼钱买了一台电视机，丈夫到窑背上接天线，不小心从窑背上跌下来，一命呜呼了！杨冬花送走了头一个男人，现在又送走了第二个男人，村里人都说杨冬花是“扫帚星”，克夫命。本来方圆十几里的村子，娶不到老婆的老光棍、中年光棍、小光棍多得是，听到这样的传言，便再没人敢给杨冬花提亲，杨冬花发誓再不嫁人。杨冬花的二女儿在南方打工，杨冬花陪伴着一窍不开的儿子生活着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苦度日月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二女儿桂香在南方打工时，认识了本县一个小伙子，虽然其貌不扬，人却老实，还能下苦。杨冬花嫁大女儿桂秋时，用了女婿家一点儿钱财，买了一台电视机，送了男人的命，为此她悔了好几年。假使那时不要彩礼，没钱买电视，也不至于要了男人的命。村里人都说她克了男人的命，她也觉得对不起男人，死了也背着这桩命债。到了桂香出嫁时，死活也不要彩礼了，她含着泪给桂香说：妈不要人家的彩礼，也没钱给你陪，只要有一个能下苦的女婿，以后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就行了。妈这辈子欠你们姐妹两个太多了，欠你父亲的，也欠你继父的，欠你死去的小妹妹的，妈上一辈子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……说着说着，抱着女儿哭起来。儿子继成在旁边不停地擦着泪，走到妈妈跟前断断续续地说：妈，你……不哭了……姐姐……走了，我……挣很多很多的钱养活你……杨冬花泪眼望着儿子哭得更伤心。



东去的徐水河日夜不停地流淌着，从武帝山发源流到黄河边的岔峪口，全长有七八十里，水量虽不怎么大，也形成各种各样的大小瀑布和深潭。沿河两岸的杨树呀、柳树呀，还有横在河道的大小石头，给小小的徐水河增添了不少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的故事。有时匆匆地欢唱，有时呜呜地哭泣。人生的道路也和徐水河一样，有时弯弯曲曲、有时平坦无阻，谁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是福气连连，也不可能灾祸不断。杨冬花好像犯了什么字似的，天大的灾难又降落到她的头上。

大女儿桂秋结婚后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男孩在学校不好好学习，小学五年级辍学，十五岁跟着堂兄到湖南、广东一带打工去了，除了头一年春节回了一次家，再没有见过面，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就算尽了孝。女孩子在本村上小学三年级时，大女婿在煤矿挖煤遇上瓦斯爆炸死了，煤矿老板仅仅赔了十几万元的命钱。为了分这十几万元的命钱，桂秋和丈夫的姐姐、兄弟，闹得不可开交。桂秋一气之下领着女儿回到娘家，把孩子转到前沟堡上学。桂秋到了娘家不到半年，随着邻村人到黄河滩打工拾棉花，天不明坐一辆破旧四轮车上工，晚上八九点坐四轮车回家。拾了还不到一个星期棉花，一天，四轮车行驶到黄河岸边下坡时，由于司机连日来疲劳驾驶，翻在几十丈深的悬崖下，当时摔死了十七八个人，桂秋也在其中。

桂秋死了，孩子咋办？杨冬花曾找过桂秋丈夫的大哥说孩子的事，丈夫的大哥说：你女儿带着娃已经离开我家，我们没责任管娃，你克死了两个男人，你女儿克死了我弟弟，你母女两个都是丧门星，看在娃是我死去亲弟弟血脉的分上，给你两千元抚养费，以后娃的事再不要找我们了。杨冬花听后气得直打战，把两千元摔在地上，领着娃转身走了。

杨冬花的外孙女叫小草。小草在外婆家上到四年级时，学校撤了，全乡十几个村子只设了一所重点小学，好多孩子转到县城上学，有些孩子因无法去就辍学了。按照杨冬花开始的想法，停学就停了，小草没爸没妈的，养大嫁了人，我这个做外婆的也算尽责了。杨冬花看着小草没爹没娘的可怜样，好多个晚上睡不着觉：自己的两个女儿没上过学，小小年纪在外受苦受累，总觉得欠了她们几座山似的。桂秋在世时曾经对她说：妈，我们姊妹俩没上过学，不怪你，我父亲走得早，你抓三个孩子不容易呀！我儿子上学不好好上，早早出门打工了，小草死活我也要供出来，和别人家上大学的娃娃一样，走到人前体体面面，你当外婆的脸上也有光。杨冬花把女儿的话想了十几个晚上，有时在地里干活都想得出了神，想来想去，还是让孩子上学好。听说村里好几个孩子都转到城里了，也让小草到城里上学吧。可是城里学校的老师自己一个也不认识，想来想去想到在医院工作的堂兄。她去年在乡上赶集碰见过堂兄，堂兄已经退休了，一家人住在城里，走时给她说了几句话：有啥困难找我。杨冬花当时也没在意，现在一想，娃上学是个天大的事，不管办得了办不了，还是厚着脸皮找找吧，不给米总不会留住升子。好在堂兄没有推辞，人寻人，人托人，中间转了三四层关系，把小草终于转到了县城三小。

小草眼看要上学了，杨冬花问了村上几个在城里上学的人家，不是母亲在城里陪孩子上学，就是奶奶陪着。要陪孩子，首先要在城里租地方，房租每月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。杨冬花犯难了，一个念头只说是转学、转学、转学，转到城里上学的费用咋办？家里平常缺盐少醋的，到了县城总不能胡搞着吃，娃娃们还有个比头。再说自己到了城里，地里的庄稼谁管谁收呢？这几年玉米能卖上价，一年种二



亩麦，够一家人吃就行了，剩下的地全部种了玉米。人家有劳力有技术的，栽苹果、栽葡萄，忙上大半年还能赚几个钱。自己沟边有二亩地栽了花椒，花椒熟了，儿子摘花椒时，手被扎得到处是伤。人家一天能摘几十斤，他一天连二斤都摘不到。庄稼不种了，一家人生活咋办，平常花销咋办，还有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从哪儿来，这么多的费用在哪儿起土呢？

杨冬花更牵心的还是傻儿子，到地里做活，她要陪着做，做饭除过能劈柴以外，烧火时不到几分钟灶火就烧灭了。有时择韭菜把韭白扔了只剩下韭菜叶。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不管什么时候见了人，只会问你吃饭没有。杨冬花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个眉眉眼眼。好几个晚上过去了，本来已经花白了头发的杨冬花熬煎得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。最后杨冬花狠狠心，咬咬牙，跺跺脚，说：不要这个家，也得让小草上学。杨冬花二女儿桂香在县城陪着儿子读书，她到城里找了几次都没见人，杨冬花没手机，也没法联系。后来在街道上碰见陪儿子读书的远房侄女，帮她在县城租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矮房，每月房租一百二十元。开学前五天，杨冬花锁上大门，领着傻儿子和小草进了县城。

杨冬花租的房子在县城西南角李家巷，离学校有二里半路。八月三十日的一大早，杨冬花领着小草到学校报名，傻儿子也跟在后边。杨冬花让他在家待着，傻儿子就是不听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我也要送外甥女上学，我要送小草上学。到了学校，报名的家长和孩子，人山人海。开小车的、骑摩托的、骑自行车的，步行的蚂蚁似串。杨冬花低着头牵着小草，在人群中胆怯怯走着，总觉得自己缺个理似的。傻儿子却不管这些，东张西望，险些被一辆宝马车撞了。开车的人摇下玻璃骂了一句：走路不看路，你是找死！杨



冬花忙把儿子拉到一边，笑脸向开车的人点了点头，表示歉意。杨冬花问来问去，好不容易找到四年级八班的班主任陈老师，报了小草的姓名，老师看了小草一眼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顺手写了一个便条说：你先到总务处给孩子交费去。杨冬花东边碰碰头，西边碰碰鼻子，好不容易办完手续，回到班主任陈老师的房子，抹着眼泪说：陈老师，孩子的爸和妈都死了，我当外婆的管着孩子，望你把孩子管严点儿。说着说着跪在地上，给陈老师就磕头。陈老师慌忙扶起泣不成声的杨冬花说：你放心，我一定管好孩子。管好孩子是我们老师的职责，也希望你做奶奶的配合好。陈老师拉着小草的手，把孩子送到教室，杨冬花千谢万谢拉着傻儿子回家了。杨冬花回家的路上心里想，看来陈老师是个好人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

杨冬花来县城时从家里拿了一些盆盆罐罐、碗和筷子，家里全是大锅大灶，到城里根本用不上。租的房子小，只好在房檐台子上放了一个蜂窝煤炉子。幸亏房子坐东朝西，下雨时好在淋不上雨，要是碰上西风雨，那可倒霉了，饭也做不成。杨冬花每买一件灶具总是算来算去，哪一件便宜买哪一件，买一件心疼一阵子，一个守了几十年寡的农村妇女，一分钱也得掰成两半花。临了还是花了好几百元，几百元花得杨冬花心口疼了几天。房子里放着的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，都是好心房主借给她的。

杨冬花住在十二平方米的风子里，开始了乡里人进城陪孩子读书的新生活，虽然没有过上城里人的生活，却充当了城里人的统计数字。这个大杂院有东厢房、西厢房、北上房、南门房，院子中间还有一栋两层楼，东南西北楼上楼下住了几十户人家，不是在城里打工，就是在城里陪读，左邻右舍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日子久了，都混熟了，常在一

